

錦西文史資料

王 駱 題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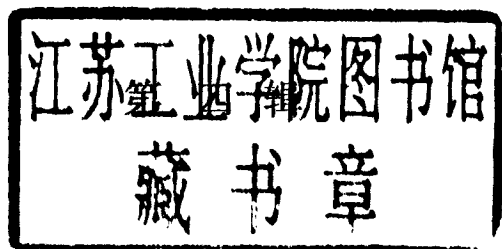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輯

5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西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锦西文史资料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西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锦西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西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渤海造船厂印刷所印制

1986年12月

第一版印数500册

封面题字：**王 肇 骅**

辽宁省政协副主席

书法家

目 录

- 一、 重游华清池，回忆西安事变
..... 王玉璜(1)
- 二、 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..... 任振忠(31)
- 三、 下五家子惨案..... 文史办(36)
- 四、 女儿河畔坠敌机..... 陈耿秋(42)
- 五、 老娘洞被烧..... 李文久(44)
- 六、 张作霖被炸外记片断..... 柳秉钧(49)
- 七、 板石沟大枣..... 高士伦(57)
- 八、 丁家屯秋李子..... 文史办(61)
- 九、 玫瑰花..... 文史办(64)
- 十、 虹螺岬镇名产——干豆腐... 陈耿秋(69)
- 十一、 汉沟菸..... 冯立新(73)
- 十二、 锦西扁桃..... 文史办(76)

重游华清池，回忆西安事变

王玉璞

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正如叶剑英委员长《访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志感》诗中称颂的“西安捉蒋翻危局，内战吟成抗日诗。……”一九三六年“西安事变”是当时中国内乱外患危急时局的转折点。它迫使蒋介石放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亡国政策，走上全国一致对外的道路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，形成了全国空前的大团结，并最终使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
西安事变是由于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在“救亡唯有抗日，抗日唯有联共”的战略思想指导下，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，英勇果敢的伟大壮举。

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，统观全局，为避免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，避免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入侵的便利条件，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的伟大成果，也是周总理、叶剑英委员长亲临西安，在极端复杂、风云万变形势中，帮助张、杨两将军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功绩。这一光辉的史实，应该载入史册，昭示于后人。为此，我愿以亲自带队捉蒋的经历，愿同自今尚健在的当年参与捉蒋的卫队一、二两营战士们，以身历目睹的事实，写出这段著名的事件。

基于这种愿望和响应刘鼎同志等九人小组的倡议，我不顾年迈身弱，长途跋涉，重游西安，藉以回忆四十四年前的壮举。故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到北京拜访了参与《事变》的老领导、老战友，搜集了一些材料，并承全国政协委员会鼓励和资助，于十一月末到达西安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，我由陕西省政协西安事变组组长（事变时，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）七十二岁的周梵伯和六十三岁的副组长

李壮猷两同志陪同瞻望张将军旧居——西安城内东南隅，原金家巷一号。进门一看，小楼三幢已改旧观。张和眷属住的西楼之西山墙北段已倒塌在地，楼上各室也改为旅馆式的单间宿舍；周总理、叶委员长当时住过的东楼上层和应德田（“双十二”后任张、杨联合司令部政治处长）住的东楼中层各室，以及谭海副官长和秘书、副官、卫士们住的中楼都改做陕西省干部招待所了。人去楼依在，抚今追昔，不禁感慨万千！走出大门，进入路北高桂滋公馆，

（蒋介石被捉后，曾由西安绥靖公署，转到这里押禁）依然如故。

当日夜晚，我思潮澎湃，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睡，我追随张将军工作的经历，一幕一幕地涌现于心头：

毕业讲武堂，随扈去南京

一九二九年我在沈阳讲武堂第九期受训时，少帅兼任该校校长，他常去讲课视察。鲍文樾、周廉先后任教育长，举行毕业典礼时，周廉教育长说：“这一期毕业人数最多，再有两个就是两千人。万毅名列第一，我考第十名。”

考在十名以内者，少帅各奖指挥刀一把。

那时少帅有个规定，凡是在部队表现好的军官，就得调到他的身边服务一段时间，观察其人体质、智慧、工作能力，以便选择任用。我在少帅身边服务时期，正值蒋、汪都在争取东北三省易帜，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。蒋争取少帅站在蒋的一边，汪也争取少帅，站在汪的一边。以图增强他们自己的势力。蒋的代表吴铁城风雨不误地天天下午三时到帅府会谈，希图说服少帅与蒋合作。东北易帜后，少帅以唯一的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地位去南京参加会议。当时派我在副官处汤文藻（南洋华侨）处长领导的交际科工作。少帅是乘飞机去的，赵四小姐以及随扈工作人员是乘铁路专车去的。少帅到南京住在财政部长宋子文腾出的华贵舒适的公馆里。少帅的夫人于凤至是几天后乘火车去的，那天，我以迎接的任务见到宋美龄到车站接于夫人。那次张学良将军到南京是以一人之副，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出现于国务会议的主席台上，此后，一段时期内，蒋、张合作了，汪、胡下台了。

离平赴陕，保卫总部

我是从平津卫戍司令部上校参事调任该司令部任卫队营营长的。由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出国考察，西北军宋哲元接任王树常的平津卫戍司令，把我这个营调到军分会担负警卫任务。那时日寇铁蹄踏遍长城以北，蒋介石实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对日步步退让，承认了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的存在，使华北五省名存实亡。

一九三六年的初春，战乱、忧愁，使得古城北平，人心惶恐，三五成群躲灾逃难的东北老乡，乞丐般地流落街头。要求民主、抗战的学生宣传队，经常出现在我们营房门前。这些情景，对长期遭受沦亡之苦的广大东北军人来说，不能不激越肺腑，感动心怀！

“营长，我们还能打回东北老家去吗？”一些连排长和战士们时常这样问我。

“要打回老家去，就得找我们的张学良主任，唯有他才能带领我们打回东北去！”我这样暗自思考着。

一天下午，宋哲元（老西北军冯玉祥的旧

部)的冯治安师长,请在北平的几个东北军军官吃饭,我也应邀参加。他手拿酒杯走到我的座旁,佯作十分亲近的样子对我说:“老弟,碰一杯!最好你能留下,跟我们一起干,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”。

冯师长的好意,反倒使我多了心。我营是由三个步兵连(第一连附设一个手枪排)、一个机关枪平射炮组成的特种连和一个骑兵连编成的,是一个能独立作战的加强营,共有一千二百人。这一千多人和我一样,远离家乡,舍老抛小,若是我见异思迁,忘本负义,走错了路,怎么对得起他们!怎么对得起张将军!

我悄悄地去军分会找办公厅主任鲍文樾,对他说:“全营官兵思念张副司令,思念东北家乡,北平又不是个久留之地,请你拍个电报,请示一下张副司令,把我们营调到西安去吧。”

鲍主任同意我的想法,正要发电之时,张副司令调我营去西安的电令来了。我们高兴极了!军分会副官处处长高胜岳告诉我说:“不要声张,要立刻准备,抓紧离开北平到良乡车

站乘火车去西安。副司令还特意电示，发给你们官佐每人五十元安家费。”大家感激得纷纷说：张副司令事事关怀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他的周围，尽力保卫他的安全，好跟他一起打回东北去。

调离事宜，秘密进行。我把五位连长和手枪排长找来，做了部署，先把一部分家属安排在天津租界的旅社里，以免遭到意外的阻拦，尔后转赴保定，同部队汇合后同车赴陕。

当时，我营住在北平西四牌楼东南，西安门街的光明殿内，出阜城门经芦沟桥到良乡车站上火车较为合适。那天凌晨两点钟，我们开始行动。少校连长王世民带步兵第一连走在前头，他用一排的兵力，先把手守城门用的电话线掐断，并将十几个宪兵警察堵在屋里，强令他们交出钥匙，把城门打开，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办完了。于是，全营按步兵第一连、第二连、特种连、步兵第三连、大车队之行军序列跑步出城。骑兵连作后卫，阻止追兵，万一来追，就把没带什么辎重的大车横在路上，起迟滞作用。

队伍向良乡方向迅速前进，时值初春，冷气依然逼人，官兵们怀着给东北军最高统帅当卫队的兴奋心情，不顾寒冷，很快地通过芦沟桥，未发现追兵，我们才喘了一口气。赶到良乡车站，天已放亮了。

第二天鲍文樾主任要好的车皮，已按时甩到良乡车站，全营准备了给养，便登上火车，急向保定开去。到了保定，我们又把从天津转移来的家属安排在车上。一记长鸣，火车载着全营官兵，向西安进发！全营顺利地到达西安。

古城西安，自从“西北剿总”成立后，军事机关剧增，随军眷属也随之涌来，房屋非常紧张，几乎没有我营落脚之地。经与总部副官处处长马小寒研究后，决定令王世民的第一连守卫总部，住在总部院内；金万普手枪排守卫张副司令办公室；第二连分别住在守卫的军法、军医等几个处内；第三连驻防渭南；特种连驻防华县；骑兵连住在西安南门外一个小村子里；营部住在城里木头市印花布园。

部队安排妥当。第二天我就去见张副司

令。

我来到总部副司令办公室门外，见门上红灯亮着，知道副司令正与人谈话。等红灯灭后，经侍卫传达获准，我才整整服装，轻步走进办公室。

我向副司令敬礼后，报告说：“我营奉令已全部来到西安。”张副司令点点头。

“全营官兵听到给副司令当卫队，都特别高兴！就是没住的地方。”

“这”副司令微微笑了一下，很快又把笑容收住，“谁也没有办法！”

当我报告如何掐断电话线，偷出城门，没报告卫戍司令就不辞而别时，副司令又点了头，意思象说，你们做对了。随后他又笑着说：“你们不怕宋哲元把你们留下来？”

“正因为怕，我们才采取悄悄准备、自开城门这个办法，离开北平的。”张副司令听我这么说，十分会心地笑了起来。报告进行了一个来钟头。临走时，张副司令指示我说：“要带好队伍，完成总部交给你的任务！”我连连回答：“是！是！”就退出来，巡察岗哨去了。

我营调到西安称为“西北剿总”卫队第一营，担负总部守卫任务。原担任守卫总部的手枪营，改称卫队第二营，专负张副司令公馆守卫任务。住东城门楼上。其营长先是周文章，在围剿陕西省党部艳晚（八月二十九日晚）事件后，改任孙铭九当营长。我们两营互无隶属关系，关于重要任务，各自直接承受张副司令的命令。至于一般勤务方面的事，我第一营听从总部副官处处长指示办，第二营听从张公馆副官长兼一〇五师副师长谭海指示办。我们两营是互相协助保卫“剿总”和张将军安全的兄弟营。

王曲受训 临潼卫蒋

一九三六年五、六月间，关中平原一片片麦田，泛着绿色的波浪。我乘坐卡车，带着行李，赶到王曲参加第一期军官训练团。王曲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小镇，到这儿参加集训的都是连以上、团以下的现任军官。这个训练团是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为顺应当时的形势，响应共产党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的号召，整顿内部，培养抗日力量而开办的。参加第一期集

训的有一百人，万毅、孙铭九、邱立亭都是我们第一期的同学。王曲房子很少，我们学员大部分住在窑洞里。训练团团部设在一个大庙里，上课开会都在那里举行。张副司令对训练团抓得很紧，自任训练团主任，并经常亲自讲课。“披甲还乡，打回东北老家去，联合抗日”的思想，就是他首先在这里系统讲明的。这些深得军心的话，大家听后，爱国抗日情绪，顿然高涨！集训期间应德田还常常教大家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张副司令也爱唱这支歌，有时还同大家一起唱——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这激昂悲壮的歌声，常常勾起我们还乡之情，鼓舞我们杀敌斗志！在训练团里我虽然只受了短短两个月的训练，而我那披甲还乡联共抗日的思想，在脑海里越扎越深了。

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，为了防止张杨向红军靠拢，积极推行“必先安内”继续“剿共”的政策，于十月二十二日飞抵西安。行辕设在临潼南门对面，风景优美，寂静无哗的华清池里。

张副司令开始考虑派孙铭九的卫队二营去守卫华清池。国民党特务、“剿总”参谋长晏道刚则要我们守卫总部的卫队一营去。张同意了晏的意见。副官处马处长即传令于我，带相应兵力去保卫蒋的行辕。

根据任务要求，我选派少校连长王世民率他的步兵第一连，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和附近公路，门卫以四个岗哨、一个班长担任。由于池内房屋少，一连官兵分住在池外老百姓家，派少校连长邵兴基率他的骑兵连担负十里铺至临潼公路的巡逻警戒，住十里铺。又派中尉排长金万普率手枪排住灞桥镇，担任灞桥附近地带的警卫。而蒋介石的侍卫负责二门和五间厅的守卫。

在我保卫蒋介石的过程中，曾两次随蒋出行。

一次，是十月二十七日上午，跟随蒋介石到王曲训练团讲话。蒋介石是要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面前显示威风，穿着陆海空军大元帅蓝呢礼服，腰中挎着一把指挥刀，手戴白手套，枯瘦的脸上涂上一层油膏，由张杨两将军陪